

张恨水
著

滿江紅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I246.4

Z1101

张恨水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滿江紅

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满江红/张恨水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 - 5399 - 1999 - X

I. 满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3459 号

书 名 满江红
作 者 张恨水
责任编辑 汪修荣 朱建华
责任校对 杨 梅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
字 数 25 万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999 - X/I·1885
定 价 19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
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 | 回一第 |
| 第二回 | 聚谑求凰各为种玉计
详猜遗帕独作访珠游 | 回二第 |
| 第三回 | 一雨作丝牵情天不老
三杯添晚醉萍水无猜 | 回三第 |
| 第四回 | 旭日同看相知人欲去
荒斋独守前度客还来 | 回四第 |
| 第五回 | 安步当车香尘留艳迹
逢场作戏灯影罩疑团 | 回五第 |
| 第六回 | 惊异遇歌场忽明真相
谈笑归客舍莫抑悲怀 | 回六第 |
| 第七回 | 半夜款香巢突闻快语
清晨过老圃幸遇知音 | 回七第 |
| 第八回 | 高卧发狂吟心仪坡老
清歌杂微笑座有周郎 | 回八第 |

2A 035/7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九 回 | 窥艳笑远来形诸梦寐
惊心闻乍别访遍舟车 | (六五) |
| 第 十 回 | 杯酒两忘嫌各倾肺腑
百金一点曲共骇听闻 | (七三) |
| 第十一回 | 俗客易招驰驱凭片纸
骄花难犯褒贬托微波 | (八一) |
| 第十二回 | 婉转陈词通函劝撒手
佯狂发笑记事话伤心 | (八九) |
| 第十三回 | 隔户听歌声回车有意
登场卖爱物注目堪怜 | (九七) |
| 第十四回 | 归去囊空问款疑寒士
邀来夜永拈阄夺美人 | (一〇五) |
| 第十五回 | 无日不来轻车驰小径
有闻必录快镜窃芳颜 | (一一四) |
| 第十六回 | 衣饰岂无惭婉商求友
丝萝非有托快拒藏娇 | (一二二)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回 | 贫境不堪噤声别酒肆
迷途未远破晓过农家 | (一二九) |
| 第十八回 | 未免有情携琴弹树下
可以无憾沽酒醉灯前 | (一三七) |
| 第十九回 | 努力见交情暗中买画
建功藉艺术高格酬金 | (一四五) |
| 第二十回 | 路上一相逢突成大错
筵前同笑谑渐见深情 | (一五二) |
| 第二十一回 | 藏币走仓皇奔车逐迹
明灯照战栗惊鸟投怀 | (一六〇) |
| 第二十二回 | 灯下话余惊共消长夜
案中藏秘计对质公庭 | (一六八) |
| 第二十三回 | 不作夫妻何须假兄妹
果为艺术自有好评章 | (一七六) |
| 第二十四回 | 作事有终解铃还钻石
怀才不遇困腹啜瓜羹 | (一八四)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五回 | 贫贱择交难冷嘲热讽
激昂变态易浅笑深颦 | (一九二) |
| 第二十六回 | 伟大规模谒陵论豪杰
逍遥伴侣订约访湖山 | (二〇〇) |
| 第二十七回 | 突逢学子来翩翩可喜
善为美人役脉脉钟情 | (二〇八) |
| 第二十八回 | 游棹夕阳中湖光绘影
并肩白堤上夜色宜人 | (二一六) |
| 第二十九回 | 无可奈何留书权作别
似曾有意置酒即催眠 | (二二四) |
| 第三十回 | 床下负荆时见机而作
湖边聚首处有约不来 | (二三二) |
| 第三十一回 | 卖画受饥驱忽成上客
解囊壮醉色更遇高人 | (二四〇) |
| 第三十二回 | 旧好不忘午阴酣茗话
坠欢可拾陋室涴游踪 | (二四八) |

- 第三十三回 吹笛引新俦开怀道故
闻琴过旧地却步羞前 (二五六)
- 第三十四回 交绝转圜时登山痛哭
情参还璧后拍手惊呼 (二六四)
- 第三十五回 填海有心人追芳迹往
负荆无术函约怨声回 (二七二)
- 第三十六回 情敌恰相逢强颜握手
恩人何忍害储药回心 (二八〇)
- 第三十七回 交友可无猜宠召面谢
作妾原不忝盛惠心仪 (二八八)
- 第三十八回 救急筵前新郎甘假冒
约逃海外旧雨何能忘 (二九六)
- 第三十九回 雨道奔忙可怜一路哭
火船赴难忽忆满江红 (三〇四)
- 第四十回 酒醒梦回江中船不见
曲终人渺天上月依然 (三一二)

第一回

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
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

这是一个四月天气的黄昏，暮色苍茫之中，浦口铁路两旁的电灯，已经明亮起来。在灯光下，照见旅客如潮涌一般，由火车上跳下月台。月台上迎接旅客的人，搬运行李的运夫，检查行李的军警，却又迎面赶了去，于是在人头攒动的空间，发生出一种哗啦哗啦的人语声浪。作旅客的，不必受什么来往人的拥挤，只是这一片喧哗声浪，就可以让他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。

在这众客如潮的里面，有一位由济南来此的青年旅客，左手提了藤篮，右手提了小提箱，横了身子，只管在人群中挤。右手的箱子，提着上了前，左手的篮子，却让后面的人夹住了，拿不出来。极力的向前一扯，又撞到了前面的一个人，只得陪着笑脸，和人道歉，说了一声劳驾。这劳驾二字，不是南京人口语，也不是南方任何一省人的口语，只这两字，可以知道他是北省人，纵然不是北省人，也是在北方多年的人了。原来他原籍是广东新会，四岁的时候，随着他父亲宦游北方，河北山东河南，都走遍了。成人之后，他父母都去世了，他就靠着向来能画几笔画，在济南中学，当了两年的图画

教员，聊以糊口。为了他身世的不幸，和他生性的洒脱，又加之以艺术的陶养，不知不觉走入浪漫一流。在济南教育界，没有人不知道画疯子于水村的。他在济南过了两年粉笔生活，自己烦恼起来。恰好是学生们闹着校长风潮，他就趁了校中无人管理的机会，也不用和那个辞职，简单的带了两件行李南下，第一要看看南京的朋友，第二也要西游庐山，东游西湖，添些图画的资料。当他到了浦口，看到火车上下来的人，竟是如此的拥挤，觉得南京的繁盛，确是与平常都会不同，这回不会白来，总可以增长许多见识。

他正如此想着，忽然藤篮上劈拍让人踢了一脚，接着喊道：“放下放下。”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三四个军警，拦住了去路，正在人群中检查行李。水村料是闯不过去，只得一弯腰将东西放下。他刚是一弯腰，后面一只大网篮向前一撞，撞得头向前一伸，人几乎要栽了过去。两手赶快向前一撑，就撑在一个人身上，并未倒下去。一看那人，穿了一件米色的夹头篷，原来是个女子；未免过于孟浪，连忙低了头，蹲着身子，就去開箱子。他面前是一兵一警，兵正在检查一个人的箱子，警士却拦住两个搬行李的不让走。水村开了箱子，许久也没有人来检查，手上搭的大衣，拖在地上，却让过来过去的人，踩了许多脚。正待站起，一只大箱子在头上扛了过去，几乎碰了一下。水村道：“老总请你快……”一句话不曾说了，后面人向前一挤，这回挤得真倒了，两手向开了的箱盖子上按，箱子一翻，里面的东西，全翻了出来，倒在地上。那兵士手一挥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给了他两张印着验讫字样的纸片，又用脚踢了一踢箱子，连道：“走走。”

水村将地上的东西向箱子里一阵乱塞，箱子盖一合，手里提着，还不等他开步，后面的人，已经拥着他向前走了。他两手提着箱篮，夹在人堆里，向前走了去，好容易走出站台。在疏爽的空气里，清凉了一阵，接着又挤上轮渡的趸船。趸船的跳板既窄，而且又是由上向下，行人不能不慢，这后面要上船的，如狂风暴雨一般

的挤着向前。水村两只脚已不能听自己的命令，两手拿了行李，又不能左右撑扶，索性听其自然，让人挤去，这倒很方便，一下就挤上了趸船。在趸船上的人挤得透不过气来，闷了许久，这才有渡轮到。眼看渡轮上的人，从另一方面跳板上登了岸，这趸船上渡轮的栅栏门方始开了。这栅栏门，也不过三尺宽，上千旅客，要由这里挤上轮渡，这不是潮涌了，乃是榨油。水村拼命的挤上了轮渡，见旅客舱里，人已塞满，这就不打算进舱，在船舷上将箱子提篮放下。靠了舱门板，将西服领子提了一提，一阵凉风吹入怀来，精神为之一爽，于是蹲着将箱子里的东西，整理了一番，锁上了暗锁。站起来时，船身有些晃动，原来船已开动了。这时向前一看，一片大江，东西不见边，由天底下来，流到天底下去。东头一轮盆大的月亮，拦住了江流，悬在上下一片白的中间，那月亮虽然不动，江中的白浪，在月下流动着，现出一道银光，只管一闪一闪，好看极了。向北看看下关，许多灯火，高高低低，分出人家来。在灯火后面，隐约的现出一座青暗暗的狮子山来。

水村看得正出神，忽然身边有个女子声音道：“这月亮底下的江景真好。你看那一只船在月亮底下飘荡着，好像一幅画一样，仿佛我就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一幅画呢。”水村第一个感觉，连忙向舷外看去。果然见一只小船，扯着十成满的布帆，远远背着月亮而去。第二个感觉，便想到这女子说话，很是不俗，是个什么人？回头一看，这女子穿了米色的斗篷，头上簇拥半钩式的烫发，瓜子脸儿，溜圆漆黑的眼珠，敷粉之外，还点有胭脂，很有些丰致。斗篷里面，是一件葡萄点的花旗衫，在衣襟上，插了一支自来水笔。看那样子，不像是大家闺秀，也不像是风尘中人物，究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想起刚才在车站扶了一个女子一把，那女子也穿了米色的斗篷，大概就是她，这可别让人家发觉了，便掉过头去看江景。看到江头月色摇动，随口将成诗吟了一句“月涌大江流”。停了一停，那女子却也吟了一句千家诗“月光如水水如天”。水村不觉心里一跳，她倒有心和我说话？回转头来又一看，只见她右手两个指头夹

了一根卷烟，弹了一弹灰，交给身边一个老妇人，撮着嘴唇，嘘出一口烟来。水村心想，若是一个女学生，不会在这种地方抽烟的，这不见得是个上等人物的了，然而她刚才念了一句千家诗，似乎也不是一种普通女子。要说她是旅客，她又没带着行李。那一个靠她站住的老妇人，衣服虽然半新旧，也是一件黑绸长夹衫，决不是佣仆，但也不像是母亲。那有女儿这般华丽，母亲那样朴素呢？恰是怪事，她们又并不曾带着行李，也不像出门的样子。心里只管这样想着，眼中可就偷看了人家几次。

忽然人声一阵喧哗，船到了下关了。这时，水村鉴于刚才浦口那样受挤，不愿跟着人丛走，提了手提箱，三脚两步，就抢上行人的前面，由跳板上跳上了趸船。但是他到趸船上时，后面的人，也蜂拥而来，又抢着跑上了码头。可是自己一上码头之后，自己发现把那只提篮丢了，那提篮里面，虽没有什么值钱之物，但是零用东西，都是不可少的。手边钱并不多，到南京重新来治上一套，事实上是不可能，只有到轮渡上去找去。正待动脚，看看趸船上下来的人，一层压着一层，也万不能挤上去。在这种纷乱情形之下，就是挤到轮渡上去了，未必还能找着那提篮，这也只好罢了。手上提了一只箱子，沿着江边，无精打采的走着。

那江岸马路上的车夫挑夫，四处兜揽旅客生意，见水村走走又看看，似乎是个新来的旅客，两个挑夫，一个人扛着一根扁担，上面拴了一串麻索，将扁担横着一拦，叫道：“先生，到那里？我挑了去。”一个穿黑衣的人，将一顶盆式呢帽向后翻着戴了，两手将挑夫二边一分，伸着头，用手指了水村道：“先生，进城吗？路还远得很哪，坐我们的汽车去，好不好？”挑夫道：“说好了，我们送了去。”汽车夫道：“你讲什么鬼话？人家一只提箱，倒要你两个人挑了去？”正纠纷着，又伸过两个头来，叫道：“坐黄包车罢。”立刻之间，水村让这一班欢迎的工友包围了。水村道：“过去！过去！什么人也不要。你们不要揽生意，我是个穷光蛋。”

忽然后面有人叫道：“在这里了，在这里了。”水村回头一看，正

是在轮渡上遇到的那个女子，那老妇人紧紧在后跟随着，提了那个藤篮。水村还不曾说话，那老妇将篮子提到面前，笑道：“先生，这是你的篮子吗？”水村道：“哎哟！真是多谢得很，我急于要下船，把篮子就丢了，难得老太给我送了来。”那些挑夫车夫，听他所说，出门的人，会丢了行李，这人对于江湖上的事情，至少有八成外行，便又挤上前，这个喊我拉去，那个喊我送去。水村笑了起来道：“朋友，你们是今天生意不大好吧？怎么只管来包围我。我花不起多少钱的，就是把我这只箱子和篮子全送给你们，你们也不够喝一餐酒。”那些工友们听他如此说，都哈哈笑了。那个女子站在身后，也微微的笑道：“这些人，实在也淘气。人家不愿要人送，何必去勉强人家。”水村听了她出来解围，心中倒是一喜，便装出要问不问的样子道：“这到清凉山的夕照寺去，不知道有多少路？”那女子已走上前两步了，便望了那老妇人微笑道：“那地方多荒凉呀，晚上能去吗？”那老妇人道：“就是白天去，那地方也没有人家的。”水村道：“我也听说那地方像乡下一样，倒不料是真的。”那女子道：“那地方晚上是找不着人家的，不如今夜在下关歇了，明天再进城。”水村点着头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，我就这样办了。”那女子原是半向着水村说话，半向着老妇说话，水村和她道谢，她才将脸正式对着水村点头一笑。水村经人家送还了提篮，正想问那老妇人贵姓。那老妇人已是对女子道：“前面有辆野鸡车子在等客，我们赶上去罢。”于是这二人匆匆的就走了。

水村所站的地方，正有一家客栈，面江而开。心想晚上去找朋友投宿，本来不便当，加之所要到的地方，又说是很荒凉的，那末，照着那位女士的话，在客栈里先休息一晚，是妥当些。于是提着行李，就在这客栈里投宿。第二天且不带东西，先空了手进城。进城之后，问明了路径，果然离开交通便利的大路，穿过一片野竹林子，和些零碎的菜园，就走上一道小山岗子。这山岗子上长着一些乱草，乱草里随着几棵小树。山下却是一凹稻田，对面小山岗子下，有几户人家。顺着这边山腰，一道很平坦的人行路蜿蜒深入前面

山嘴子里去。山嘴子那边，露出一截青苍的树林，似乎那地方有路可通。靠稻田的一边，有一路桑树，顺着风有一阵布谷鸟的声音，吹了过去，叫着割麦栽禾，割麦栽禾。人走到这里，决计想不到这就是南京，仿佛是到了乡下来了。心里想着梁秋山夫妇，难道就住在这种地方？这里交通很不便的，于他们的生活，不发生阻碍吗？

心里一面犹豫，一面走着，忽然一阵叮叮冬冬的声音，在沉寂的空气里吹过来。听那声音，好像是琵琶响，这种乱草空山，那里会有这种雅奏，这不由人不惊异起来。站在风头上，侧着身子，静静一听，果然是有一人弹琵琶，那声音紧一阵，缓一阵，非常的动人。急的时候，如狂风暴雨，缓的时候，如小石鸣泉，一定是琵琶名手，决非出自平常街头唱曲人所作。听了这琵琶声，把来作什么的，都一齐忘了，只管顺了声音的出发点，跟了上去。走到近前，已经转过了一座小山嘴子，面前忽然现出一片平地，地上有一片冬青树的林子，造出幽凉的绿阴，映着四周的草地。树林深处，一堵红墙，有门面西而开。穿过树林一看，门上有匾额，正是“夕照寺”三个大字。怪不得了，这种地方那有这种声音，原来是梁秋山在这里作乐。我突然冲进庙去和他见面，他可要惊异一下子。于是悄悄的进了庙门，正待向里面走，却有一个人，肋下夹着琵琶，笑嘻嘻的走将出来。那人约莫有三十岁，头上戴一顶呢帽，一直罩到眉毛头上来。身上穿一件蓝布大褂，洗得都有点变白色了。看他帽子下面，露出一截蓬乱的头发，配着他清瘦的面庞，是个清贫而不好修饰的人。自己远看以为是秋山，这才知道错了。他见一个西服少年匆匆而来，只管打量他，他也有些惊异的样子，便站住脚，望了一望。水村笑道：“弹得好琵琶呀，怎么不弹了？”那人笑道：“你老哥怎么知道我弹得好琵琶？我是个卖唱的。”水村道：“卖唱要什么紧，凭了本事卖钱，一不偷，二不抢，三不诈欺。我也是个卖画的，我就不看小我自己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你莫不是由济南来的于水村？”水村点头说是。他就伸了手出来，和水村握了几握，笑道：“我听得秋山说，阁下要来，日内准到。我一听你的口音，和你的情形，就猜定

了你是那位浪漫的大艺术家。你不知道秋山有个音乐大家的朋友吗？那就是我。我叫莫新野，全南京城里人都崇拜我到五体投地，我去拜访阔人，阔人都不敢见我，我这叫布衣可以做王侯。”说着，牵了一牵自己蓝布大褂的衣襟，接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他正笑着，身后有人道：“在新朋友面前狂吹，不知道有老朋友在一边听着吗？”水村向里看时，也是一位西装朋友，手上提了一个照相匣子，从庙里走出来。他倒是个漂亮青年，只是嘴上唇多了一撮小胡子。他的盆式帽子，有点和莫新野不同，却是歪戴在右边的。莫新野就笑道：“我来介绍罢，这也是艺术大家，摄影圣手，一天能用五打胶片的李太湖先生。这一位是新来的大画家于水村先生。”李太湖笑道：“对于大画家，你就说是大画家，并不加以形容词。何以在寡人名字上，你却加上许多形容词，这也有什么理由吗？就是一天用五打胶片，这也是摄影人的常事，还提他一笔作什么？”莫新野道：“本来不用得提，但是因为你常有照五打胶片的梦，事实上一天能照五张胶片，你也心满意足了。我给你夸赞两句，你倒不愿意？”李太湖笑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有惊人的纪录发现出来，发一笔大财，买一打摄影机，大小镜头无所不有……”莫新野道：“不要说梦话了，我们应该引于先生去见老梁，让人家老朋友见面。”

于是他二人在前面引路，由庙后瘦竹林子里，钻过一道小石头路，出了林子，豁然开朗，是一片很大的菜园子，直抵西边山脚下。莫新野将胁下的琵琶，向空中一举，如摇摇鼓似的，连连摇了几下，叫道：“客来了，客来了，主人翁出来欢迎呀！”一棵桑树后面，有个人答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事高兴？又来扰乱人家的文思，人家写着几个少年，正带着那个美人，坐在紫藤花下，向她求婚呢。”说着话，那人走出来，穿了灰布短旗衫，头上戴了一顶男子平顶草帽，手臂上挽了一大筐子桑叶。那蓬松的乱发，两鬓下垂，配着那清秀的脸儿，现着一层受日光的红晕，一笑，便露出那洁白齐整的牙齿。水村连忙一点头叫道：“秋华大嫂，两年不见，还是以前一样呀！”秋华将帽子取下，在脸边遮着日光，笑着哟了一声道：“果然贵客到了。”

李太湖一举手道：“不要动，这个姿势太好，让我照一张。”莫新野道：“你有胶片吗？”李太湖一低头，将手摸了一摸照相匣子。秋华和新野都大笑起来，只在这笑声中，这正面半瓦半草的屋主人出来了。

第二回

聚谑求凰各为种玉计
详猜遗帕独作访珠游

这屋子的主人翁梁秋山，是个小说家，靠着向上海各杂志各报馆卖稿为活。不过这种收入，却不大靠得住，因之就租得亲戚家山下一片菜园子，种些鲜花菜蔬，让伙计们挑到市上去卖，补助不足。这时他正在屋里撰稿，听到屋外一阵喧哗之声，赶快跑了出来。一见于水村，笑着迎上前，连忙抢着握手道：“果然来了，我们又热闹许多了。”于水村见他穿淡蓝的竹布长衫，已经变了白色。头上的黑发蓬得卷成云堆，清秀的脸色，更少光彩了。因笑道：“秋山，你的景况不大好吧？我到这里来，恐怕要拖累你。”秋山笑道：“穷虽穷，你来了，房子有得住，饭也有得吃。太湖现正参与摄影比赛大会，据我想，头奖一定是他的，他有五千元奖金，我们可以分些钱作衣服穿。你还怕什么？”太湖笑道：“你们总取笑我，有一天我的作品大成功……”新野笑道：“怎么样呢？打我们五百手心，警戒警戒。”太湖道：“我要把我所得的钱，完全拿出来，吃，喝，玩，大家闹个通量，出我这一口气。”新野笑道：“那我要吞一口吐沫了，不知道我胡子白了之后，能不能实现？”秋山道：“水村，你有些看不惯吧？